



禮記集解卷一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禮記

初學記漢宣帝時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戴德及德

從子聖德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

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釋文載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即隋經籍志所謂劉向

考校經籍得河間獻王所獻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

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百

八十篇俱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通考俱從隋志但初學記本唐明皇時徐堅撰在隋志釋文

二書之後不應乘異恐別有考據其曰馬融加三篇者亦必非臆說也

曲禮上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也如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貢朝會賓禮

也兵重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嘉禮也此于別錄屬制度以簡策重大分為上下吳氏澄謂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通言曲而當皆同此義呂

氏大臨則以今所傳儀禮者經禮其篇未稱記者記體之變則曲禮也葉氏夢得亦謂經禮其常曲禮

其變朱子皆非之惟芮氏城謂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

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說較諸家為長蓋成周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

見聞得即錄之名曰曲禮謂庶乎識小之意云爾然上下篇中不但詳其威儀并聖人制禮所以委曲

繁重之故并君子行禮所以周旋曲當之源亦莫不表而出之乃古人設禮之微言吳葉二家謂為記

禮之變宜朱子之厭其失也

毋不敬四句禮之為禮敬而已矣故曲禮以此發端鄭氏康成謂行禮皆須敬是也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

坐思者貌必儼然也安定辭審言語也哉歎美辭安民哉言正已而物正也孔氏穎達以為此明人君立政

之本程子亦以此指君德言蓋皆泥于安民哉一語朱子謂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

辭敬者之言安民哉則敬者之效也不專主君上說蓋以敬字是徹上徹下之道帝王此敬士君子亦此敬

首一句本包得下二句意其必又着下二句者

欽定禮記義疏謂以入德言則存養渾淪難于入手

且于言貌上用力所謂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言貌流露處易見所謂有諸中自然形諸外也觀此則范氏祖禹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之說得之孔程但就人君言拘矣

賢者狎而敬之二句 鄭注狎習也近也心服曰畏孔氏正義申之曰見賢者附而近之習其德藝然朋儕易褻又當敬之賢有德行心所畏服必當親愛不可踈之朱子云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案如孔氏則是謂人當敬愛賢者下四句又當各自爲義如朱子則是指賢者之能事言與下四句一例黃氏曰抄主朱子說 欽定禮記義疏經文賢者二字提起蓋其辨既精涵養有素所以接于人者皆出于大公處于己者不膠于一定也接人句指狎而敬之二句言可見孔氏云云爲非是矣

積而能散二句 鄭注積謂已有蓄積能散謂見貧窮者則當散以賑救之安安謂今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蓋則不務自封而吝出即大學所謂以財發身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即上論所謂義之與比皆中道也劉氏彝則以爲積其學而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應氏鏞以安爲仁之順遷爲義之決說皆與注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二句亦只是不私財不懷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于義非謂今于安而又當日進也觀此則劉應二說未免過于求深矣

很母求勝二句 很闢很也孔氏正義小小闢很當引過歸已不可求勝分謂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戒求多母者禁止之辭很母求勝馬氏晞孟以爲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母求多以爲君子所以安分也說尤簡明蓋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爲闢很矣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爲過分矣况闢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且有苟得蒙恥之羞故不可以不戒也很諸家皆屬已說惟王氏子墨以爲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名彼很也而求勝之則隘矣此以很爲指他人之很言文分字之義如孔氏當讀如字如諸家則讀去聲意雖小殊而理可互足二者之弊皆生于有我耳有我故與物爲敵必至于好勝有戩則不知天必至于不安分此克己之功所謂無時無事不當致其力也

禮不妄說人二句 鄭注以禮不妄說人爲近佞不辭費爲傷信毛氏信卿陳氏濬皆從之孔氏穎達以爲

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爲人當言行相副有言無行則爲辭費此說雖異然說字猶作喜悅之悅辭字猶作言辭之辭至吳氏澄則謂說人與檀弓稅人同言以物與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也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此即胡氏銓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之意以朱子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于人辭達則不貴于多之言正之似從鄭氏爲長然吳胡二家所言于語意尤顯豁可存之以備一解

不好狎一句 不好狎句鄭注云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孔氏正義賢者狎而敬之若直返而習之不加

于敬則是好狎焦氏循禮記補疏謂注中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蓋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于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于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靈耳正義說非注義矣案鄭注賢者狎而敬之句云狎習也近也習近字專解狎字故此狎字注亦以習近解之然好狎本泛言蓋好狎爲柔惡狎賢者固非敬狎常人亦非敬故曰傷敬見習近人者之不可以不敬也上文賢者狎而敬之中用而字承上起下狎與敬明是兩義焦謂敬字即在狎字內殊骨突且注明云人則習近而好狎單摘人則二字爲好字注脚亦不成文理惟以不問賢否而習近之爲好狎斯足以補孔氏之疏矣

禮聞取于人二句 禮聞取于人二句朱子謂與孟子治于人食于人語意相類取于人者爲人所

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所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以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文觀之朱子之言實至當不易乃諸家自鄭康成舊說取于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外有以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爲人取法不可取人爲法者朱氏申也有以爲爲仕言謂當自重者楊氏鼎熙也以取于人謂以身下人取人謂屈人從己者胡氏銓也至周氏穀氏又以爲即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言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于我不可我取于人紛紛異議各持已見 欽定禮記義疏案事有兩端故本文用兩禮字提起意止一樣故朱子合言之若鄭謂制服其身與往教不類朱氏謂君不可以人爲法于義尤悖周氏穀氏以取爲取財則聖人公溥未必能以一人之財給天下之求也

宦學事師二句 宦鄭注訓仕孔疏引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熊氏安生分宦學爲二宦謂學仕宦

之事學謂學習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說尤該備非禮不親者呂氏太臨謂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

學之意不誠則情不親而教不得行矣戴氏溪亦謂禮主于分分主于嚴然案然有文以相接乃其所以爲

親也惟吳氏澄以宦學爲游學謂離家遠出臣服于師如仕宦然案宦游字雖古人常語而直以宦學爲即

游學之義恐不可從蓋此二句是明事師者之不可不以禮耳 欽定禮記義疏白虎通云弟子有君

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敬而親之此事師之在乎親也惟有禮則恩義兼盡所謂無犯無隱就養無方于

敬畏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

擯節二字 擯古訓聚鄭注云猶趨也陸氏釋文趨音七俱反就也向也孔氏正義擯者趨也節者法度也言

恒趨于法度也段氏玉裁校本謂趨同趨疾也音促非趨走之趨王氏經義述聞以爲釋文誤解趨字正義

并誤解節字殷氏趨音促是也而訓趨爲疾于義尚有未安恭敬擯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擯與

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擯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擯之言損也故趨當謂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管子五

輔篇曰整齊擯詘以辟刑戮尹知章注擯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也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擯衣服是擯與節義

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恭敬而擯楊倞注擯與擯同卑退也是擯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案黃氏炎以裁抑自

居確守持盈之戒訓擯以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訓節亦是此意惟鄭注趨字舊解多誤得述聞之辨旨

乃豁然擯字古文通尊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贊浦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尊祖本反引曲禮恭敬尊節

蓋古字多假借故荀子作儻而漢書作尊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一句 此句之旨諸家訓解不同句讀亦異呂氏大臨馬氏晞孟皆以是故聖人作

爲禮以教人爲一句謂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耳

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此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陸農

師則以是故聖人作爲句朱子取之陳祥道禮書遂謂于明禮言君子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同意又曰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于聖人作絕句朱子亦偶有取于

陸農師之說耳其實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綱紀一言然後聖人作爲桃鼓柷

揭壘篲可於作字絕句乎觀此則陸氏說非定論而陳氏之分作爲爲兩義尤不免失之鑿矣

太上務德

太上帝皇之世其次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鄭孔言上古大道爲公施者不望報故可不尙往來

正見後世務施報而禮之不可少也劉氏彜謂太上其次係其人不係其時吳氏諸家以貴德爲安而行之務施報謂利而行之或又謂太上是自然之理其大是勉然之德此仁與恕之分則反似尊太上而卑施報矣善乎馬氏晞孟之言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豐譽而不倦也若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亦有時而息矣

五十曰艾一句

艾鄭注訓老正義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陸氏釋文艾音五蓋反老也謂

蒼艾色也此主正義又云一音刈治也則推廣言之劉熙釋名亦訓艾爲治謂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後儒馬氏晞孟朱氏申皆用治訓謂艾之爲物久而可瘵疾五十舊德可服官政以治人故曰艾也朱子則

又訓艾爲養數說不同案考字之文从毛从化艾色蒼白始欲化也下文六十曰蒼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者至也已至化也老則毛化之成也艾者老而成德其髮色蒼白可以養人可以治人故可以服官政然則訓

養訓考訓治義雖不同而意未始不一貫也若北史熊安生引申候運衡堯年耆艾及中候織準哲云仲父

年艾注皆云七十曰艾則艾者年老之通稱又別是一善不可據彼而正此也

或九十而耄故並言陸氏釋文謂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九曰耄二字殆後人妄加之錢氏曉徵答問據

毛詩訓故傳許氏說文劉熙釋名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注皆作八十曰耄鄭注易大耋之嗟亦謂年踰七十

與毛許義近謂曲禮曰耄二字當是古本而以陸德明後人妄加之說爲失之王氏經義述聞又列五證以

非錢氏謂射義耄禮好禮鄭注但云耄皆老也不云八十曰耄下文旄期稱道不亂注云八十九曰旄正與今本曲禮同則鄭所見本無曰耄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匪我言耄左傳老夫耄矣周語爾老耄矣毛傳及韋杜注並云八十曰耄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耄則八十尙不得言耄矣周語爾老耄矣云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耄正義云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傳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耄正義云耄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七十曰老爾雅以耄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曰耄字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固並以八十爲耄而離九三馬融

注傳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則以七十為耄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又以六十為耄蓋惟曲禮本無耄又是以諸家說各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今曲禮作七十曰耄與此異是徐彥所見本作七十曰耄與今本不同故云與此異也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耄則是八十九十曰耄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耄轉寫者誤八為七乎射義耄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耄七十之耄是徐彥本自作七十曰耄非八十曰耄其證五也案此辨至為詳盡後儒猶有據說文老部年八十曰耄从老从至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之文謂當以有曰耄二字為正殆亦未之深考而已矣

若不得謝一句 謝鄭注云猶聽也謂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孔疏君若許其罷職必辭曰在朝日久劬勞歲積不得聽是君有德尚壯猶堪掌事宋元以來多從此訓惟惠氏九經古義謂謝猶去位也引說文謝辭去也及楚辭大招蕭青香受謝王逸注謝去也史記蔡澤謂范雎四時之序或功者去以證謝當訓去王氏經義述聞則謂謝當訓訓告據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子晉魯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是謝即請也襄三年傳祁奚請老也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而請老即告老襄二十六年傳使夏謝不敏即告不敏也案注疏說解釋迂回且以國策靖郭君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之之文觀之是聽與謝異義惠氏王氏所論俱較注疏為長而惠本說文辭去云云尤覺直捷蓋言辭去則請老告老之意皆包舉其中矣至顧氏以謝訓序雖本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為言而序字義晦不得以非臆說而從之也

越國而問焉二句 越國而問二句諸家訓解不同有以越國為猶他國問謂他國來問己國之君必告之以其制謂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于老賢而稱國之舊制以答之者鄭康成孔穎達也有以越國為老者有事越在他國而他國問之者王安石也有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既願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事之本未施為者張子也有謂鄰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始可與之謀蓋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此陳氏樸之說也紛紛聚訟以文勢求之似張陳二說于情事為近如鄭子述官紀子產述黃熊實沈之神孔子述汪罔氏之守皆問于鄰國之臣之切證是往問他國與他國

來問皆可云越國也告之以其制亦當如張子及陳氏說若注疏云云殊覺迂迴而難通矣

三賜不及車馬一句 三賜鄭注以為三命謂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不及車馬卿大夫之

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于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于君也孔氏正義不曰不受而曰不及者心不

及乎此也呂氏祖謙亦謂車馬不受者蓋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却不同惟車馬則

偏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胡氏銓吳氏澄則訓賜為與謂車馬兩物有父母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

此以三賜不及車馬為即坊記所云饋獻不及車馬之意兩說不同王氏引之力主胡氏吳氏義謂三賜者

多予之辭約言之為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適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案逸周書

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引禮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謂此賜必白玉然後行可知據

此則以為為人子不敢私以車馬與人禮家舊注或如此解吳胡之訓誠為可信然人臣宣力國家功效應科

于法得賜而辭讓而不受是不以成功自居尤為人臣人子之盛節鄭孔云云正不得以其有改字之嫌而

疑為非禮意也

立不中門一句 中門鄭注謂棖園之中央孔氏正義門中央有闈兩旁有棖中闈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

當之而立也爾雅釋官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也其在地者謂之闈字一作臬郭注即門槩也李如圭注

由闈右句云闈者門中所墜短木在地者也是門只有一闈也賈公彥儀禮疏獨云門有二臬焦氏循禮記

補疏主之引玉藻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鄭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來臬大夫介

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之文謂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于上介君行

西臬之閒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閒士介隨大夫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

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棖臬之間非中門也孔氏玉藻疏引皇

氏崔氏以中門為棖臬之閒不知棖臬之閒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鄭注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

臬之中央也案此以一門界而為三當用兩臬故謂中門為中于門而疑孔說為非鄭義考朱子儀禮釋官

云中閒屋為門門之中有闈亦無二闈之文又公事自面西私事自闈東注云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疏

謂自闈西用賓禮自闈東從臣禮然則東扉是主出入之道西扉是賓出入之道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

門惟賓至乃啓君臣出入皆于東故曰臣統于君孔疏本不誤如焦氏說是君由三門之中一門豈賓至時

主由中門而竄獨自西門入乎擲主入東門竄入西門而虛中一門為不由乎虛而不由則君出入中門之文不成贅設乎徒因大夫中根與臬之文相牴牾遂力主賈氏非的解也况此節之旨是泛論凡為人子者之禮即使君有三門門有二臬卿大夫以下安能同之故當以鄭注不敢當其尊一語為要義紛紛辯說存而不論可也

祭祀不為尸一句 尸祭祀之時所以象神者也宗廟及外祀皆有尸此尸則專指宗廟之尸言也不為尸者陳氏櫟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父在而已為尸父將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為也考祭祀之制惟主祭者有北面事尸之禮餘子孫與祭者俱在阼階之東西面陳氏所云亦就其大概言之耳然其父既在與祭之列即不可以為尸故朱子謂尸用無父者為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

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無父者為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坐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為尸亦不敢當尊之義也 紡子常視毋誑一句 鄭注視今之示字常視毋誑言小未有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母欺誑孔氏穎達曰

小兒常效習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此以當視毋誑為二義對舉之辭也陳氏滯禮記集說謂常視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則句只一意案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于偽則為惡易而為善難必常示之以正勿使欺誑斯日見日聞不習于一毫之偽然後機詐不作而真純可全其誠若固有之矣是陳氏說與注疏雖小異而義仍一貫也其不曰教而曰示者蓋教止于言而示則以意言有盡意無窮也至母

誑之義先儒多引孟母買肉事為證呂氏祖謙駭之謂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乃成兩誑見與黃氏裳駭孔疏曾子殺豕食兒之說同其持議甚正說禮者不可以不知也 負劍辟咎詔之二句 口耳之間曰咎負劍謂負之于背劍謂挾之于旁故孔氏以為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習為之習向長者屏氣也夫童子能行能對則非懷抱者比或負之背或帶之脅俱于情事為近若劉氏彙所云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脅下則如帶劍然是以負屬童子劍屬長者已與注疏異然劍字猶作歐陽文忠瀧岡阡表劍汝而立于旁之義至黃氏裳謂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偏就近耳

然劍字猶作歐陽文忠瀧岡阡表劍汝而立于旁之義至黃氏裳謂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偏就近耳

詔之則直以負劍為帶劍然與舊說之作譬况者相違矣近洪氏讀書叢鈔猶力主此義謂傾頭與語劍礙于旁故必負其劍然後詔之引史記刺客傳王負劍以為古人無不負劍之證亦好異之過也

將適舍二句 適舍謂行而就人館也求母固者謂將適館舍凡有求于主人不可有固求必得之心也鄭注固訓常謂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之無引周禮士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為證陳氏櫟則引或說將欲就而退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吳氏澄又以為暮而求館舍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訓固為常所引周禮亦不類若謂不可以我常如是而求必遂則可耳又經文由適舍而上堂由上堂而入戶由入戶而即席是適舍者乃自外入非從內出也陳氏謂先

生長者未許而固求必退則似身在戶內而出就館舍吳氏謂暮而一宿又似旅行投宿與上下堂入戶皆不類據此則固字當從黃東發作固必之固訓而適舍亦斷當作就人館舍言乃于義無抵牾悟矣

由闔右一句 闔門槩由闔右鄭注云臣統于君也孔氏穎達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于君故出入君門恒從闔東陳氏祥道以下皆從此說近王氏引之據玉藻閨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之文謂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扇填之以士章注閉陽開陰示幽也左扉在東章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為左矣夏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

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亦以東為左西為右何獨于門中之槩而以東為右西為左乎由闔右當為由闔左字相似而誤耳案古人凡言左右皆據人

主南面而言故東為左西為右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疏云自闔西用賓禮自闔東從臣禮蓋諸侯西一門常掩惟聘享賓至乃啓之平時君臣出入皆于東扉故云臣統于君王謂右字當係左字之訛甚為有見

但闔右果本作闔左則由左乃是常禮經何煩特出此句竊意饒雙峯大夫士出以闔西為右人以闔東為右差為近之惟未揭明闔東闔西皆就東扉言致闔西字混于西扉因不免先儒之指駭也

凡與客入者一節 言客者適賁賤也每門不一門也請于客鄭注云下賓也寢門取內門也請入為席正義云嚮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請先入數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詳更宜視之有三

再辭曰固辭肅鄭訓進謂進客為道之陳氏櫟呂氏大臨以為俯首損客之名即周禮所謂肅拜是也江氏慎修以此節舊說為未當謂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為謙謹之詞猶曰謹先布席敬

逆吾子云爾非真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固辭即是辭其入為席主人先為致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為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賤不足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容而入矣案此解實較鄭孔為優若非如是則主人既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猶固辭將辭而不入乎祇一連讀折讀之間而意義遂別益可見咕嗶者之不可齒若徒專矣江又以此客為入內門坐而講說之客若適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壻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之事故無此禮此說亦足補先儒之所未備

拾級聚足二句 拾級康成謂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涉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孔疏拾級聚足者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在級未及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而升堂故云以上此正解也蓋階非一等信步則有蹉跌之虞故每涉一級必聚其足然後再升敬事者當如是耳呂氏大臨乃訓拾為更拾級聚足謂左右更上也以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與者拾而觀之拾固有更義然果左右更上則散步而非聚足矣顯與經文相背胡氏餘又訓拾為擡謂拾物者必俯今躡等級俯首視地若拾物然故曰拾級此讀拾如字不知古書皆傳鈔聲近者易誤拾與涉皆一聲之轉故訛涉為拾鄭讀非破字也若作掇拾之拾為俯而視地之意則東階西階賓主兩不相顧恐非禮也此鄭孔說所為不可易歟

授立不跪二句 授以物授人也不跪不立鄭注云為煩尊者俛仰受之孔氏正義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俛受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讀書叢鈔據釋文云授坐不又作俯仰遂謂注疏並不釋授坐二字當從釋文作俛仰不立為是案鄭云為煩尊者俛仰受之俛字承不跪言仰字承不立言謂授立不跪者為煩尊者俛受也授坐不立者為煩尊者仰受也語意本極分明孔氏雖未釋授坐不立然曰不得跪煩尊者俛受則不得立煩尊者仰受自可互文見義其尊者形短云云蓋又推類以盡其變亦非不釋授坐二字也至釋文所載或作俛仰不立當是傳寫者沿鄭注俛仰字而訛為正文洪氏不此是正反欲據之以改久定之本其亦惑而已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人跪與坐皆兩膝着地反蹠坐其上而以膝就之謂之坐伸腰及股而身直起謂之跪跪以致敬而以物授尊者則禮有不同當尊者立之時則不必跪若當尊者坐之時則又須跪而不立皆以便于受者為禮也讀此洪氏之踈益見

矣

奉席如橋衡一句

鄭注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奉席如橋衡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衡

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奉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陳氏櫟亦以橋為桔

槔自胡氏銓有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之說應氏鏞遂以橋為橋梁衡訓平謂橋橫于水至平而橋之橫

木尤平奉席者平正無欹其狀亦然朱氏申又以衡為權衡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皆與舊解

為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為梁孟子徒杠與梁是梁或名杠

不名橋也史記禹行山乘橋亦作櫪蓋直轅車股射鉅橋蓋積粟倉士昏禮筭加于橋蓋橫格架是古名橋

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為橋殆自秦始又衡字與楨字通用不止權衡故衡有取于平

者如上衡中衡有但取于橫者如夏而福衡奉席必橫卷之而微有低昂則低右昂左不必正平亦不能使

席間函丈一句

席間席間鄭注云猶容也講問必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為杖孔氏正義布席中間相

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

也丈或作杖王肅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案鄭注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云間猶

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是鄭之意以文王世子之遠近間三席為即曲禮席間函丈故注

訓容間亦訓容其兼及或作杖一說者以古書字多假借所見本有以丈為杖者初不以之為是也王肅注

經好與鄭異見鄭之所棄反取作正解不知一文為三席之地其間遠近有度若杖則短長靡定所謂容杖

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語本骨矣正義乃云二家可會經義雜記詆其失之不審信乎其

不審已陳縉集說又以兩席並中間空地為一丈亦非是蓋曰函曰間俱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合兩席計之

共成一丈也

毋儻言一句

儻鄭注云猶暫也非類雜也孔氏穎達謂長者正論甲事承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然

錯雜之焦氏禮記補疏據廣雅儻疾也暫猝也謂儻言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儻互不齊即

非類相雜也又據詩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謂漸漸即嘖嘖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為卒即以其猝

然也猝然銳出于衆中是亦非類相雜而儻互不齊也長者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

以自高也案儷之訓誓又訓非類相雜義頗難明焦氏以廣韻說文及毛詩互證之而非類雜與誓字相足之旨乃罕譬而喻此其說之可從者也或據周禮注立而以物求市曰儷之文謂長者言未及而參錯以進如之此亦足與注疏相發

母勦說一句 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為已說孔疏語當稱師友而言母得擊取人之說以為已語後儒

沿此多訓勦為勦與惟胡氏銓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據

此則勦說者易人之說謂人說未畢而我斬斷其說以為我說也勦或作勦曹氏憲博雅音云勦說之勦當

從刀與左傳無及于鄭而勦民从力而訓為勞者不同案說文刀部無勦有剗云絕也引夏書天用剗絕其

命力部勦字云勞也引春秋傳焉用勦民二義劇然今甘誓剗絕正作勦然則無勦說之勦即甘誓之剗剗

訓絕義亦通滅公羊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是滅又有取義則取人之說以為已說當亦謂滅斷人之說而

以已言篡之耳訓取訓絕相反而實相輔若徒廢人之言則是雷同與下文為贅復矣

燭不見跋一句 跋燭本也燭不見跋舊說有二鄭注燭盡則去之嫌若燭多有厭倦也孔氏正義云古者未

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欲辭退也此

以不見跋為主人意也劉氏彝則云不見跋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此又就客之意言

之常然此燭不見跋為執燭以侍者言從鄭說為是學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斂髮母髻一句 斂髮母髻方氏慤以為輕易之病呂氏大臨以為正其衣冠故斂髮母髻皆言其大意而于

髻字之義未及詳鄭康成舊注髻髮也母髻謂母垂餘髮如髻也孔穎達申之曰古人垂髮以纒韜之不使

垂如髮案儀禮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六尺注云今之幘梁也說文云纒韜髮者也以纒為之因以為名前

漢江充傳冠禪纒步搖注纒纒絲為之即今之方目紗也據此斂說則纒本紗屬用以韜髮其制則長六尺

以六尺之纒韜髮安得復有垂餘如髮者乎疑古女人以髮多為美故加髻而後以纒韜之男子但取斂髮

不得加髻嫌為婦飾也

解屨不敢當階一句 此言解屨之法也鄭注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孔氏正義長者在堂故脫屨於階下若

長者在室則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藁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胡氏銓亦謂不當階自卑與也

解屨不敢當階一句 此言解屨之法也鄭注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孔氏正義長者在堂故脫屨於階下若

長者在室則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藁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胡氏銓亦謂不當階自卑與也

解屨不敢當階一句 此言解屨之法也鄭注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孔氏正義長者在堂故脫屨於階下若

諸家說大旨相同惟林氏光朝以為古人解履則結襪而前未言何據詳林氏之意始以履既解嫌足見為不敬故以結襪弭縫之耳然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似今之行膝即春秋傳帶芻偏易之偏可見古無所為襪也襪之為字一見左氏褚師聲子以足疾襪而登席一見韓非子言文王結襪自繫之此二事可為男子着襪之證然聲子襪而登席致其君怒之欲斬其足則襪非禮服無疾者當不用矣至漢魏人辭賦中所謂襪皆指女人言與履為類是襪即履非後世所謂襪也林氏結襪之說恐不可從

不同極架一句 極架釋文作柶音羊支反衣架也柶云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臧氏經義雜記據鄭注云柶之在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謂記注架字與詩箋意同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施亦單稱筵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案說文木部有柶無施柶字惟徐鼎臣新附有之云柶衣架也从木施聲是柶字亦當從釋文作柶為正陳氏為施衣其上曰柶加衣其上曰柶殆亦望文為說未暇究古本作柶字且無柶字也然相沿已久且柶柶之文與巾櫛句配對整齊必援古訓而節去柶字讀者鮮不駭且怪矣

故買妾不知其姓二句 此條之義鄭康成云妾賤或時非賤取之于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熊氏安生則以卜為卜吉凶謂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孔穎達采此說入疏中後儒多本以為訛但以經文觀之上曰不取同姓此曰不知其姓明以姓為重卜之者卜其姓之同與否耳或疑人皆有姓雖婦女之姓未有不可知者此說尤未當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者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命于天子而氏不必皆命于諸侯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並著其側陋之室有本無姓而或以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即所居之地以為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娶妻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媿之後將育于妾則亦可因卜而決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有但卜其吉凶之說而此義晦矣

共飯不澤手一句 共飯不澤手鄭注云為汗手不潔也釋文汗音下平反又云本或作汗孔氏正義潔淨也若澤手必汗生則不潔淨一本作汗生不圭潔也言手澤汗飯也是孔陸所見皆有兩本故並存之案鄭注澤訓按莎詩葛覃薄汗我私毛傳汗煩也鄭彼箋云煩煩攬之釋文引阮孝緒字畧云煩攬猶接莎也接莎

為汗字之訓則鄭注當作汗字非汗字也蓋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下言搏飯其明微也禮言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時撻其手乃食恐撻之而有澤為人所穢也呂氏大臨諸家皆如此解惟橫渠張子謂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此以澤作沾濡之義考古惟飯黍用匕餘則未聞有物以取之者也張子此論疑未足據

餽餘不祭三句 餽餘不祭三句孔氏頴達謂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餽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此用熊安生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燕飲有餘夫得食之之說也戴氏溪則謂餽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兩說不同朱子以為祭只是祭祀之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餽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雖妻子至卑父與夫亦不以祭之也此以下二句仍承上句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先儒皆以祭為飲食之祭故難說如廟中餽鬼神之餘皆祭日中而餽亦祭故此節斷當以朱子說為正

笑不至矧一句 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陸氏釋文矧本又作噦禮記補疏說文笑不壞顏曰矧廣雅噦皆訓笑一切經音義晒字書作矧或作引三蒼云晒小笑然則晒乃矧之假借此注訓矧為齒本申言大笑則見蓋讀矧為齧之假借不以為晒經釋笑不至矧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為晒而曰不至晒則是不微笑不微笑直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案此辨頗細但說文矧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謂矧即古晒字不

僅屬假借也矧為笑不壞顏亦必不見齒本釋文謂本又作晒緣二義不甚相遠故古用相通且此節之義本言父母有疾憂思難忘故笑不至矧怒不至矧學亦會其意勿泥其文可也

水潦降二句 水潦降不獻魚鼈鄭注以不獻為不饒多慮植庾蔚之以為天降水潦魚鼈難得故不以獻或謂水潦降魚鼈豐足故不饒益其多張氏則謂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彭氏則謂水潦暴至恐人因取魚鼈傷生故不獻朱氏申則主難取之說陳氏濬則主易得之說而以酒訓降義案庾二氏及或說孔氏正義兩收之詳玩鄭意當如或說蓋水潦既降魚鼈宜多難得難取皆與情事相戾故陳氏亦以易得釋之第以降為潤則亦非鄭本旨耳考王充論衡釋此二句云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變真之際臣子謹慎故不敢獻是亦以降為水潦暴漲之意其言蛇蟲變化雖與注異然于養生之道事上之理具有精

思視彭氏張氏說又進一義皆說禮者所宜兼采者也

獻田宅者一句 書致之義孔氏帶圖書于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于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

田宅著土須板圖書書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禮家皆從此訓經義述聞謂上文操右袂操書齊操量鼓

皆指其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

也致當讀為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

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于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

契也淮南要畧約重致剖符信重致即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案質致同聲二字得相假借如襄三十年

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云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又曰或音致王

氏讀致為質其說雖新而于義較協當從之

尊卑垂帨一句 帨鄭注云佩巾也垂帨謂摺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也胡氏銓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

也孔氏正義乃以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說已與鄭氏異張子則以尊卑垂帨為高

下之節尊卑者高下也又曰尊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摺則卑者亦當然說又與孔氏為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只論賓主雖有尊卑而其禮一致耳若如孔氏說則賓主或一大夫一士不皆

垂帨與經背矣如張子說則賓主行禮安用侍者在旁摹仿乎讀此可見朱子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

當摺垂帨云云固以鄭注之文為不可易矣

君子抱孫不抱子三句 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不指當祭言下兩句是作記者推到後來見得孫與子其分

固殊也故張子云君子生之時為祖者抱其孫為父者不抱其子故死可以孫行為尸而不可以子行為尸

非謂孫他日可為已尸而抱之也孔氏之意亦謂所祭者之孫可抱為尸昭穆同也子不可抱為尸昭穆異

也云爾方氏乃以君子為祭主則似祭主抱尸不可解矣或疑尸不必抱曾子問又何以有孫幼使人抱之

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曾子問孫幼則使人抱之使人抱非已抱也蓋大夫士避君尸必取無爵者

尸必正適所生必已無父又必無爵求藉此三者而又卜之吉乃用則得其人甚難故或及至幼耳觀此則

曾子問抱字與此抱孫抱字不可一律論矣 乘必以凡一句 乘必以凡鄭注云尊者慎也意謂尸尊其乘車也必履凡以登所以昭其慎重蓋指升車時

言與上尸必式指已在車中者不同孔氏穎達連上句爲訓謂凡在式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江氏羣
經補義力辨其誤謂車是動物式上安得有凡且式上以虎皮爲帶尊者憑之未聞復憑凡也王登車夏官
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于地
也案昏禮婦乘以凡注亦以慎之言賈公彥疏云登車時也言將上車踐以登者王后則履石據此則曲禮
乘必以凡與昏禮婦乘以凡同義孔疏乃以凡在式上釋之其誤實甚江氏駁之當已

齊者不樂不弔一句齊者不樂不弔鄭氏以爲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蓋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
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于齊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或疑致齊則不以哀樂易其心
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方氏懋曰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
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由此說觀之
是齊之不樂不弔正所以致祭之哀樂善固並行不悖也樂諸家俱讀爲哀樂之樂惟楊氏讀如字欽
定禮記義疏祭統云耳不聽樂故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則楊得之但樂所以樂弔所以哀其義仍
一耳據此則兩說可並存也

禮不下庶人一句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違于事且不能備物也孔氏正義禮謂酬酢諸禮不及庶民勉民
使爲士也游氏桂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
爲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也此說較諸家爲備陳氏濬乃據或人相遇于塗之說謂
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禮不下庶人也黃氏裳則以大夫所
乘皆天子命車乘車之禮不爲庶人而下若國君見黃髮庶人而撫式則士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此以下
字與上文數下字一例欽定禮記義疏云疏引白虎通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則文法自與刑不
上大夫句相對陳黃二氏牽上文下字非正解而黃尤誤大夫士與君並式可乎讀此可見呂氏庶人最且
見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云云爲不失注疏本旨矣

前有水二句載鄭謂載于旌首以警衆也青青雀水鳥也呂氏大臨謂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
以青旌象之青旌之載鄭志答王贊問以爲是舉皮于竿首孔氏正義則以爲畫青青雀于旌上而舉示之兩
說不同經義述聞以作畫者爲是謂考工記畫之事鳥獸蛇也惟虎與貔貅則以其皮示旌故青與鶩鴻皆